



【编者按】

古代海南的书院，大多集中在琼北地区的琼山和文昌等地，琼南地区虽少，却也有个别州县的书院颇具办学特色，留下佳话，如万州的万安书院、陵水的顺湖书院、昌化的双溪书院、感恩的九龙书院、崖州的德化书院和鳌山书院等。

崖州鳌山书院原为乾隆年间所建的“珠崖书院”，“珠崖”本是海南最早的行政地名之一，西汉时期的珠崖郡治所在琼北，下辖11个县，以“珠崖”命名书院，或许因为当时的崖州也属珠崖郡管辖，又或因为北宋熙宁六年（1073年），朝廷改崖州为“朱崖军”；道光年间，珠崖书院更名为“鳌山书院”，是否由于康熙四十一年（1702年）琼州府城也出现了一所“珠崖书院”？后人不得而知。

不过，回望崖州从前，几位州牧办学兴教之心，依然值得今人纪念和景仰。



鳌山书院旧址上建起了崖城中学图书馆。

崖州鳌山书院史话

文本刊特约撰稿 黄家华



鳌山位于三亚崖州湾边缘，“鳌山书院”应是因此而得名。

早年偶闻长者谈及鳌山书院，乍听这么个古雅的名字，一时便想到著名的岳麓书院：庭院深深，古木森森，经堂碑亭，典雅庄严。自以为吾乡崖城往昔也曾有过如此峥嵘的文教胜迹。后来翻阅州志才知道，此书院非彼书院也。

书院本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学术教育机构。兴于唐，盛于宋，有长沙岳麓书院、庐山白鹿洞书院等。唐宋书院有专人主持讲学，课程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，教学多采用问难辩论式，门户开放，各方硕彦自由争鸣。有学者指出，今人常把书院与科举混为一谈，其实科举是一种取士制度，而书院则是一种教育体制。唐宋书院实行的是格物致知的“素质教育”，而明清书院则已蜕变为“应试教育”。

明清时书院广泛发展，各州府书院均为科举的教习场所，自不能与从前同日而语。无庸讳言，吾乡鳌山书院就是个科举的初级学校。

原称“珠崖书院”

据光绪《崖州志》记载，鳌山书院在州城外东南隅（今三亚崖城中学内）。书院南面宁远河，东临打铁街，北靠四邑会馆，西接东莞会馆，原先是个文昌庙。文昌即文昌星，又叫文曲星，是传说中主宰文运司掌功名利禄的星君。元代将道教中梓潼帝君封为文昌帝君，与文昌星合而为一在文昌庙里奉祀。乾隆二十年（1755年），崖州知州宋锦把文昌庙改作“珠崖书院”。

此举既是借巢栖凤，物尽其用，又颇合“近水楼台”之意，顺理成章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宋锦还率先捐献白银二百两，

发起成立“义学”基金会，聘请教师到书院授课，立下了开拓兴学的首功。

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年），崖城有幸，又来了一位开明重教的知州。新任知州是金绅先生。他下车伊始，便在繁忙公务之余到书院视察，看到屋舍破敝，年久失修，慨然自责，便请教州中人士商量对策。大家都乐意为兴学踊跃捐献，终于募得资金共计白银二千二百余两。

书院当即请人对校舍重加修葺，增建厢房九间，大开明窗，设置栏槛，周边筑起围墙。金绅自己又出资置办桌椅等用具。各种设施配备齐全后，所余资银用作义学基金，以其放贷生息增值，取之为教师薪水和学生助学津贴。

书院通过考试选拔，招收额内生童40名，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，给予一定的助学津贴。另录取额外生童40名，随同修习学业。

对于此举，有知州金绅所撰《重修义学捐置膏火碑记》详纪其事。古碑今已破残，碑文载于《崖州志》中。金绅继往开来，振兴吾乡文教，功不可没。

到了1828年，即道光八年，代理知州袁斯熊捐出自己的廉俸，倡导重修书院。两年后，1830年，新任知州齐元发改珠崖书院为“鳌山书院”。

公益性的基层学府

关于鳌山书院的性质，金绅早先在碑记中称之为“义学”，其意当是为了表明捐资助学的公益性。而通常所说的义学，多是指旧时民间自发兴办的一种免费的蒙学。一般由宗族以地租收入或私人捐资成立，本宗族或社区

内子弟皆可免试入学，如崖城起晨坊的“三姓义学”，就是尹、卢、林三姓在其宗祠里共建的。义学主要对学童进行识字读写的启蒙教育，教材多用《千字文》《百家姓》等。

显然，鳌山书院与之大有区别。虽然书院也是通过民间募集资金来创办，没有财政拨款，但书院之设始终是由朝廷官员组织实施的。这应该属于“官学”范畴的一种地方学校——“社学”。

元明清三朝皆颁令要求各府州县设立社学。如清朝就有选择“文行优者充社师”，“免其差徭，量给廪饩”（官府提供食宿）的规定。“社师”的待遇和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民办教师颇为相似。在《崖州志·建置志》中，“学宫”与“学校”是分别各作一章的。社学和书院在“学校”一章中记载。可见，书院（社学）是由地方自筹经费，政府宏观管理的，等级低于县州县学宫的初级儒学。

从金绅的碑记可知，书院开设后，崖州士人“应试之文”每为主考官嘉赏，“应童试者”大增。所谓“童试”即“童生试”。明清科举制度，凡士人未通过入学考试取得生员资格者，不论年龄老少皆称童生。“童生试”

就是童生为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，是科举最初级的考试。童生逐级经县试、府试，录取后再应院试，取中者即成为所在府州县学的生员，俗称“秀才”。取中生员后，就能进入学宫在明伦堂就读。这意味着正式踏上了科举之途，往后就可以经过乡试、会试，逐级而上，以至可能最终通过殿试而取得“进士及第”的最大功名。

作为这条荣耀而艰辛的科举之路的起点，书

院的起步之功不可等闲视之。生童在书院所修习的无非是应试的“举业”；教师所传授的当然也是以“四书”为据的“制艺”之术，而不再有前贤大儒那样的讲经论道，求索义理了，而是以进士及第来衡量人生价值，一切建功立业皆从科举开始，唯有通过科举之选才能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的旧时代，书院的随俗是势在必然。直至十九世纪末叶戊戌维新运动引发中国封建社会的变革，书院也才随之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。

共同的历史命运

1898年（戊戌年）康有为上折奏请将各省府州县的书院皆改为学校。同年5月22日，光绪皇帝谕命各省府州县现有大小书院，一律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校。然而，戊戌变法失败后，此项改革也因之搁置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，刘坤一、张之洞再次提出书院改学堂之议。同年八月初二朝廷正式下诏各省所有书院，在省城者均改设大学堂，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，各州县改设小学堂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科举制度废止。

1907年，崖州“合州捐资拓其址”，把鳌山书院改造成高等小学堂。1927年，高等小学堂迁到孔庙东侧，改称崖县第一高级小学，后改为今之崖城小学。书院原址建立崖县中学。公元1955年，崖县中学高中部随崖县政府机关之后迁到三亚，与榆亚中学合并组成崖县中学，1984年改称三亚市一中，校址在三亚河东路。鳌山书院原址现为崖城中学。

